

# INTRODUCTION

## 緒論

鏡子在它映出影像之前，早就準備好要反射了。

vii

尚 考克多，《詩人之血》(Jean Cocteau, *Le sang d'un poète*)

本書主要探討如下問題：在當代資訊社會中，批判理論是否合宜？因此本書的前幾章，將焦點集中在「全球資訊秩序」(global information order)上，它早已迅速取代了從前以國家為主的產製社會；中間的章節則聚焦於批判的問題以及批判理論上。在最後的幾個章節裡，則進一步直接處理：如何重塑批判理論，以作為掌握資訊秩序之鑰。我所亟欲宣稱的重點在於：批判總是涉及一個超驗的〔transcendental，譯者按：transcendental 通常譯為「超驗的」、「先驗的」，意即超越於經驗的。主要的概念來自於康德(Kant)。康德認為知識的來源是先於經驗而存在的，因而對於事物的判斷則是來自於純粹理性的運作。因此，本書所言之超驗的空間，即是一超越於經驗的空間。然而，作者在此並不同意此超驗的觀點〕、另一個分離的空間，由此批判的反省即可展開。但是，我在本書裡的主要論點卻在於：如此的批判已不再可行。對我而言，全球資訊秩序本身已將所有的超驗性(transcendentals)消弭了，同時吞噬進自身之中。不再有任何外在的空間可以提供如此的批判反省，而且也沒有充足的時間。由於我們不可能置身於資訊秩序之外，以致於對於資訊的批

判，必須從資訊內部本身出發。

第一章提供一個我稱之為資訊批判的完整介紹，第二章則落實於資訊秩序的基本元素，其標題為：「生活的科技形式」。第一章將從各種生活形式之概念的討論上展開論述，然後問及：當這些生活形式變得科技化時，會發生什麼事？第三章則論證：資訊秩序中的權力較不是從原則來實行，權力較多是來自排除而非剝削。它是從排除(exclusion)與包含(inclusion)的原則運行到我們所謂的「活區」(live zones)與「死區」(dead zones)、或是「馴化區域」(tame zones)與「暴亂區域」(wild zones)。國家產製社會涉及了剝削的權力，全球資訊文化則依賴於排除的權力。這皆意味著排除於「迴圈」(loop)之外、排除於資訊的工具之外、排除於資訊與傳播的全球流通之外。國家產製社會裡最為主要的角色是國家、機構與組織；而資訊秩序的主要關係是在全球不同國家都市之間，而非在於某個國家之內。組織內部生產關係的重要性，如今已被新的生產關係以及愈趨小型、不定形的「解組」(disorganizations)之間的傳播關係趕上。這種解組即是第四章所要探討的課題。無論是超驗的或非超驗的批判理論，都必須是關於權力的理論。大部份的分析者都侷限在熱心擴展革新與選擇的後工業視域上，本書的一個主要目標即在於：試圖勾勒權力資訊制度的主要輪廓。

viii 第五章與第六章著重於資訊社會的產物上。國家產製社會將注意力聚焦於「主體」上，但就全球資訊文化而言，它見證了一種客體的新自主，意即它們在全球的流動中傾向於逃離主體的意向以及主體的統治。這也關乎於：以影像、傳播以及經濟形式出現的多變客體之全球流動。高度品牌化與快速移動的消費商品，在它們稍縱即逝的生命、急速轉換、立即影響以及快速的移動中也分享了資訊的特質。它們在全球網絡中的移動，也使其脫離了主體的掌控。因此，第五章將這些客體視為

經由全球網絡而快速移動的客體。正如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1996)所言,資訊社會是一個「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因此,本書也不斷地論及網絡議題。本書的基本主張在於:隨著生活形式的逐漸資訊化,它們擺脫了「有機」的特質,而改以網絡的形式出現。亦即在網絡社會裡的生活形式,就某種程度而言是架空的、去鑲嵌性(disembedded)的。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已被轉換至「在全球中存有」(being-in-the-globe),我們可以非常確定的是:在這之中,有一種商品化邏輯存在。但是資訊與傳播網絡的遍佈與無所不在,無法僅僅簡化為商品化的過程。的確,就一個極為重要的意義而言,生活的有機形式與商品皆被歸類至廣義的網絡資訊化過程中,資訊秩序同時是一個「媒介社會」,這即是第六章所探討的主題。媒介是透過界面(interfaces)而運作,同時媒介社會見證了界面的遍佈情形已到了消費物品本身也成為一種界面的程度(Manzini, 1989)<sup>❶</sup>。媒介社會的文化典範單位即是「傳播」,由於它的簡潔、急速以及短暫性已取代了敘事以及論述而成為文化的中心原則。理論本身確實已經被統整至傳播的邏輯中,同時,就一極為重要的意義而言,它已經成為「媒介理論」(media theory)了。

第七到十章將暫時離開雜音與資訊秩序運作的討論,而探討關於批判的議題。本書所關切的是資訊,但也關心批判的問題。對年長的世代而言,批判理論意指著法蘭克福學派的「德國理論」(German theory) 包括了阿多諾(Theodor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以及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等人的著作。然而,對較為年輕的世代而言,它卻是意指著「法國理論」(French Theory) 諸如:傅柯(Michel

---

❶: 這個關於界面的觀念是來自於勒瑞(Celia Lury),是她將曼茲尼(Manzini)的作品介紹給我的。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而連接起新舊世代的則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以及一些論及「存有」(Being)的面向;所謂存有是超越於商品化、線性以及工具理性等經驗秩序。因此,對法蘭克福學派而言,「系統」(system)、認同與工具理性構成了經驗領域;而生活世界、虛無(negation)以及溝通理性則構成了超驗領域。對法國理論而言,經驗是指「同一」、「臨在的」(presence)或後設敘事;而超驗則是指「它者」(the other)或延異(differance)。

也就是說,有兩種不同類型的批判理論:即「質疑」(aporetics)與「辯證」(dialectics)。前者是指超驗與經驗之間是無法調和的、不可跨越的以及無法決定的,它的起源來自於康德(Kant)。而辯證的批判理論則主張:超驗是根植於經驗之中。第二種批判理論ix 很明顯地是來自於黑格爾主義(Hegelian),然而,它之所以相當黑格爾主義,並不在於提供絕對的解決方法或承諾理性的勝利,而是企圖為每個超驗特徵確立根基。因此,第七章所述的論點呈現一種不同意於列維納斯之質疑論與不可知它者(the unknowable other)倫理學的立場。我主張,這類倫理學由於拒絕將超驗根植於任何傳統或社群的觀點之上,才會顯得如此抽象、無法為人所理解。對我而言,為了與它者共存,某些可譯限度是必要的。第六章質問德希達的「延異」概念之侷限。我認為,德希達的「符號」概念依賴於一種超驗的差異觀點,而非植基於任何經驗之上。相反地,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較為情境式的符號學,尤其是植基於社會性形式之中的符號學。同樣地,第八章也挑戰了列維納斯的批判理論,尤其是他的未紮根(ungrounded)(未社會化)的「它者」(the other)概念。

本文在第九章繼續探討這些批判理論,並以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著作來思考批判理論。列斐伏爾對於二種觀點的抽象

理性主義提出批評，即：從日常生活的基進唯物論觀點出發提出對笛卡兒主義(Cartesian)的空間觀，以及結構符號學的批評。他的唯物形上學始於「蜘蛛」(the spider)的身體隱喻，這是透過模仿(mimesis)蜘蛛結網以隱喻空間的生產。我問及：何種空間的生產會成為全球資訊社會的核心？它可能會導向一種空間化的過程，在其中，蜘蛛具有機器的特性，也具有科技系統的特質，同時，蜘蛛所編織成的網也具有網絡的屬性。「網」(web)與「網絡」(network)被列斐伏爾這位潛在的基進唯物論者兼批判家相提並論。同時，這也是一個植基於都市空間的資訊資本主義批判觀點。第十章接續著第九章的論述仍是從「網」的論述開始，但是並非從列斐伏爾模仿的、可感觸得到的蜘蛛隱喻開始談起，而是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開始。說故事的人的「網」開始於「好久好久以前」，如同梯子一般，它的階梯從極高之處延伸至極低之地。說故事的人與他的記憶，被現代的時間性打斷了——被牛頓的時間、被那些將主角的存有帶進一種與他自身死亡粗暴並置的小說給打斷了。但是，此種小說主角在未來的時代、在這個講求速度的時代、在這個充斥著各種令人感到衝擊的經驗之時代中，他的存在會發生什麼事？當沒有足夠時間可以思考時，存有(Being)會發生什麼事？當死亡不再交付至另一個領域，而是與科技、世俗文化佔據著同樣的存在之地時又會發生什麼事？在這個內在平面裡，存有僅僅變成了網絡中的另一個終點，僅是另一個存在罷了？對班雅明而言，當代的时间已經消弭至科技與衝擊經驗(Chokerlebnis)的內在空間之中。然而，班雅明的批判理論仍舊維持了一種辯證的唯物論觀點。在辯證唯物論中，科技的經驗世界、具衝擊的經驗以及速度，已經將存有與理性劃分至一荒蕪之地(wasteland)，但是其中的超驗時刻(transcendental moment)已被保留為記憶與悼辭。

第十一至十三章則回到資訊的內在性(immanence)與無差異性的探討上。第十一章探討資訊社會的一體兩面本質，一方面論及生產，其組成特徵為設計密集、資訊密集的勞力，生產的資訊力量以及數位產品；另一方面則論及資訊商品的流通，在此，即使是最為高度理性化的生產，也可能導致最不理性的流通與分配。在這個脈絡下，就值得針對「解資訊的資訊社會」(dis-informed information society)加以討論。這其中的矛盾在於：正如資訊社會愈來愈「聰明化」(smartening up)，但同時也無可避免的帶來某種程度的「鈍化」(dumbing down)。這些資訊商品是某種特定種類文化商品。不同於敘事，資訊將起始、中間以及結束壓縮至一個當下而立即的「此時此地」(now-here)之中。不同於論述，資訊毋需正當化的主張，也不採取命題宣稱的形式，而是以一種即時的「傳播暴力」(communicational violence)運作著。

全球資訊秩序是一種「科技文化」。從前是科技/文化的二元論，如今墮陷進相同的內在性平面。以往讀者、觀者或閱聽眾在一種二元關係中所邂逅由敘事、論述以及影像構成的再現文化，如今成為一種科技文化。文化不再主要由這些再現形式所構成，相反地，是科技的文化客體，在這相同的空間中，使用者以及玩家遠遠多過於讀者、觀者、觀眾或是閱聽眾。第十二章更著墨於這種再現的墮陷，首先討論「遊戲」(play)這個概念作為一個象徵性交換的內在世界，一個事實上更為「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意義在於比二元的再現文化更古老，並且作為其存在條件(這個再現的二元文化是與世界各宗教信仰及其理性主義/人文主義繼承者共同出現的)。在此，象徵性交換的內在性活動硬生生地闖入那個各自分離的符號領域；符號由日常生活分離並超越於日常實踐，然此嚴格的世界已被打破。如果麥克魯漢(McLuhan)與布希亞(Baudrillard)所言正確無誤，先前線性秩序

的緩慢擴張正歷經一次「可反轉性」的急速內爆，那麼「遊戲」可能再次地成為一個顯著的科技文化的活動模式。

「再現」墮陷進資訊秩序的內在之中，也同樣地反映在現象學對於實證主義二元論的挑戰上。胡塞爾(Husserl)藉著意向性(intentionality)，亦即一種對於客體的態度，重新將主體放置於世界之中，藉此打破了實證主義的「主-客」思維。然而，胡塞爾用一種特殊的放入括弧存而不論(bracketing)的方法，亦即超驗還原(transcendental reduction)，將超驗性從後門偷渡回來，這種還原法可以揭示物自身的本體結構。但是社會學家葛芬柯(Harold Garfinkel)循著現象學的革命，卻得到頗為基進的結論。他抱持「自然態度」的基進經驗論，使得他與超驗的態度和本體論相互決裂。葛芬柯也拋棄了胡塞爾意識哲學的心理主義。對葛芬柯而言，具有意向性的實體(entity)，那理解世界的實體並非意識，而是社會生活的形式。正是社會生活的形式才擁有態度，具有意向性。世界意義的產生無須經由超驗的主體，而是透過傳播，即某個既定生活形式的參與成員間外在的、經驗的(empirical)傳播。第十二章我們將討論此種基進經驗論者，但也同時是堅決的反實證主義者與傳播現象學。在此，「反身性」(reflexivity) 在空間與時間的反思(reflection)消失之際，是一個建構生活形式之意義最直接的辦法。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反身性模式是與科技系統之模控學相提並論，我們所討論的是關於傳播的現象學(Luhmann, 1997)，事實上更是關於「科技的現象學」。

上述內容都隱含著一種新的非線性的權力統治方式(regime of power)，這即是第十三章的主題。我們是透過麥克魯漢的著作來談論非線性議題。對於麥克魯漢而言，主體不僅是內在性的，也不只是與其他科技客體共存於世，主體更是這些科技客體的「延伸」。在當代的後社會(post-societal)運動的架構與流動中(Urry, 2000)，位居中心位置的是傳播的科技而非生產的科技。其

實最廣義的傳播，即是包含了各種人與事物的運動，無論是運輸人們、運送貨品或是傳送訊息以及其他非物質的事物，傳播科技皆可作為它們自身的基質(substrate)。麥克魯漢論道，這些基質曾經傾向於以線性與連續性的，同時以「路」(roads)的形式出現；如今它們則是傾向於以非線性的、斷裂的以及「港埠」(ports)的形式出現，從國際機場到電訊埠(tele-ports)。較老舊的、國家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運作來自線性的以及階層的「路」型傳播，由中央到地方(例如在「將愚昧無知的農夫轉變成法國人的過程」中)，以及來自中央－周圍線性傳播的制度，從國家電話網路到科層組織的商行。相反地，當代在全球城市間的「網絡」傳播是非線性的，同時也是斷裂的。的確，不像傳統的機構或國家，網絡是被定義為斷裂的以及非線性的。

這種轉換伴隨著新的權力星系(constellation)，亦即任何的資訊批判都必須涉及這個權力星系。後結構理論(傅柯、德希達、李歐塔)傾向於將權力視為線性的以及持續性的，無論是論述、「臨在的形上學」或後設敘事皆是如此。至於抵抗，則是非線性的以及複雜的。即使在微觀層次上，傅柯將權力視為有如在社會的微血管裡循環，對他而言，於在地(local)層次上運作的知識－權力制度(knowledge-power regime)仍是一種線性的以及論述的權力。但是對我而言，權力在資訊秩序中已經變得令人目眩神迷：它自身已成為非線性的以及斷裂的。我將引用哈樂葳(Donna Haraway)的著作來探詢這個觀點，然後我們會進展到權力－知識的制度上。它的特質不在於論述，而是資訊。在這裡，「生活」變成科技系統的問題，而不再僅是有機系統(organic system)的問題了。同時，資本的累積也變成了生活形式的積累。生活形式就如同資訊，儲存於人類基因計畫資料庫之中。如今，不僅是資訊傳播科技(ICT)逐漸地「所有權化」、漸漸被銘刻為智



慧財產的形式，就連生活本身亦是如此。

在較為古老產製社會的再現文化中，因果性在與客體以及各個主體之間的關係上扮演著優勢的角色。在科技文化中，此因果性已被「附加性」(additivity)所取代。線性的因果也被非線性的附加給取代了<sup>②</sup>。對於批判而言，這是最具關鍵性的意涵。如今，批判本身必須經由附加性與今日生活的社會及科技形式連結。隨著超驗性逐漸地消弭，批判或批評家已無法佔據超驗性的立場，而是必須要在資訊時代其內在的及全球的行動者網絡上附加，必須在其上予以「補充」(supplement)。超驗性消失後留下的唯有經驗：是以資訊時代是極為基進經驗主義的。批判無法再是超驗的，而必須成為經驗主義、但同樣反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批判將變得較為謙遜(modest)。第三個千禧年的批判也將成為哈樂葳所說的「謙遜的見證者」(modest witness)。超驗的它者或超驗的差異，被「和」(and)的謙遜，亦即德勒茲(Gilles Deleuze)所謂的「合取」(conjunction)所取代。資訊秩序是無可避免的，它不再提供我們一種外在的空間。但是正如資訊媒體裡無可避免地補充與操弄的運作，批判對重新認識資訊有很大的貢獻，對於科技客體與其界線的重新塑造及所有權與非所有權的重新界定皆有所助益。在一個普遍的資訊無差異(indifference)時代中，批判卻可以造成影響。作為結論的第十四章涵蓋了許多本書的主題。第十四章從建議資訊社會可能主要是一種傳播的秩序作為開場白，並使用傳播概念來理解國家產製秩序之制度、結構、組織與系統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過程，然後檢視資訊流動的邏輯如何再次地疆域化，以納進一個新的商業形構、平台、標準、智慧財產以及網絡之中。接著，將

---

<sup>②</sup>：這個「附加」也是一個超因果性(hypercausality)：比以往的因果更具因果性，是一種自我再製(autopoietic)以及重複發生的自我因果性(recursive self-causality)。這同時也是反身性。

資訊秩序理解為社會再生產(reproduction)以及象徵秩序再生產的危機。我們可以看到資訊的流動與所有再製邏輯相對立, 它將這些邏輯拋諸腦後, 以便進行消費的、過度的以及持續性的生產。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 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 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 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 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 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 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 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 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 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 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 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 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 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 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韋伯文化

International Ltd